

绿意升腾的林海

云舒

新鲜的。

微风吹过，林海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仿佛是树木在低语交谈，又仿佛是在竞相生长。它们枝叶交织，互相勉励，树起一座座绿色丰碑，形成一道道绿色屏障。

我们在塞罕坝短短三天，就经历了两场雨。到达的那天傍晚，我们相约去看星星。谁知刚走到驻地外，天空就飘起了雨丝。后来听塞罕坝展览馆的讲解员说，如今塞罕坝的雨水丰沛得益于树。“山上多栽树，等于修水库，雨多它能吞，雨少它能吐。”一棵树就是一个泉眼，一片林就是一个蓄水池。塞罕坝是滦河、辽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之一，其中滦河是京津的重要水源。塞罕坝涵养的水流向滦河，润泽了京津。

树木们向大自然释放自己的生机，调节着塞罕坝的气候。与建场初期相比，塞罕坝及周边区域小气候得到有效改善，无霜期由52天增加到64天，年均大风日数由83天减少到53天。

漫步林中，我们不时为一棵树、一朵花、一只鸟停下脚步。不时有松鼠调皮地扔下松塔，如果你足够幸运，还能看到鹿的身影。我们纷纷拿起相机拍照，为了解一棵树、一朵花、一只鸟的名字，打开软件识别，或向随行者请教。塞罕坝像一位博物学导师向我们展现着生物的多样性，让我们乐此不疲、流连忘返。

那本《塞罕坝机械林场野生动植物图鉴》，在我从塞罕坝归来很久之后，仍放在案头。每天翻一翻，看一看，仿佛依然置身林海之中。我看见了春天花草发芽、夏天开花结籽，秋天种子随风飘转落到一棵棵树下，冬天在落叶的怀抱里安眠，它们在每一季都活出了自己的精

彩。我看到金翅雀穿着华丽的羽衣在松枝上荡秋千，白鹤在树林里轻盈地穿梭。我沉浸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大美中，由衷感慨：是树庇护了花草，也是树庇护了鸟儿。

说到树，就不能不提塞罕坝机械林场那棵树龄200年以上的落叶松，它被当地人骄傲地称为“功勋树”。它的树干，历经风雨却依然挺拔；它的枝叶，繁茂而绿意盎然。它是塞罕坝的骄傲，也是大自然的杰作。林场的同志告诉我们：“塞罕坝从一棵树到亿万棵树的故事就是从它开始的。”

历史上，塞罕坝水草丰美、森林茂密、鸟兽繁多。但由于开围放垦和自然灾害，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，千里松林消失了，美丽的高岭变为茫茫荒漠。寒风长驱直入，推动沙漠南侵，沙尘浩浩荡荡横扫而来。由于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城有平均千米的海拔落差，有人形象地打比方：“如果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沙源堵不住，就相当于站在屋顶上向院里扬沙子。”

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亿万年形成的，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福祉。如果要恢复，不是一句话的事，而是要有坚定的信念，要忍千重万的苦，克服千重万的难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国家计划在这里建设大型国有林场，恢复植被，阻断风沙。探索当地植被的过程中，一行人眼见的全是一片片衰草和雪原，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个人影。这里真的能建成林场吗？探索组成员心中不禁冒出一丝丝疑虑和寒意。一番苦寻后，他们终于在渺无人烟的荒漠深处发现了这棵突兀耸立着的落叶松。那一刻，人们激动得欢

呼起来，泪水在满是尘土的脸上冲出一道道希望的亮色。专家说：“这棵落叶松少说有150年，它是历史的见证，证明塞罕坝上可以长出参天大树。今天有一棵松，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。”

在这棵“功勋树”前，一棵棵树都争先恐后诉说着它们的见闻、它们的故事，分享它们的喜悦与激动。在时光流转中，它们用年轮刻下了一棵棵松到百万亩林海的绿色发展印记。

“哇，这蘑菇好漂亮、好多呀！”顺着声音望去，只见路边草丛中冒出一朵朵顶着小花伞的蘑菇。正在为树木做“体检”的林场同志说：“昨天一场雨，今天蘑菇就出来了。”

我们七嘴八舌地问道：“这蘑菇能吃吧？你们每年能采不少吧？”“我们这个季节不采蘑菇。”“为什么？怕这个季节的蘑菇有毒？”他一边扯着皮尺和他的同事为树量“腰围”一边说：“这个时段下去，容易把草踩塌了，踩倒了。我们等秋天草黄了才去采蘑菇呢。”

我的心头一动。这些可亲可敬的林场人，真的是对每一棵树、每一根草都呵护备至！我不由得多看了一眼这片树林。棵棵高大笔直的松树矗立，灌木、青草在林下铺展开来，一朵朵紫色、红色、黄色的小花点缀其上，一片和谐宁静。

站在塞罕坝的最高点月亮山，向远方望去，一棵棵树镶嵌在白色的云朵里，像极了一枚枚绿色翡翠。这些随着云朵千变万化的翡翠让我们产生了无尽的遐想：昔日的一棵“功勋树”，到今日的亿万棵树，假以更多时日，美丽的塞罕坝又会生出怎样的惊喜呢？

遇见

后河，是山东莱州文昌路街道的一座村庄。村庄的前面是古河道。河道有落差，溪水漫过河道里的石块形成低矮的水帘，喧哗着冲向下一级小石坝。河道北侧有一处小院，麻黄的块石垒成院墙。起初以为是私宅，上得三级台阶，站在院子门前打望，原来是一处茶室。

再上三级台阶，只见院子照壁边放着黝黑的瓷水坛，插着一根高挑的枯枝。白色照壁做了背景，让这很疏朗的枯枝似涂抹在照壁上的工笔画。我行走的疲累，甚至久居城市的浮躁心境，在此刻渐渐消解。

院子里空间安静。站在院子里才发现，那堵院墙只有齐腰高。向外看，视野开阔。那条溪水，溪水南侧的民居，再向南居于远处的青山，纷至沓来。院子北侧的房子采用茶色的落地玻璃门。打开房门，有民谣的乐声低低地迎了出来。门厅设置了小书架，有茶客在书架前对坐。女主人过来招呼我。

我问，只是进来看看，可以不？她说，可以，随便坐。

室内色调清淡，墙壁只用涂料简单粉刷，灰色与白色相间，竟也开阔。透过落地玻璃门，可以看清后院，以及院后的邻家。门厅安置了低矮的靠背沙发，浅淡麻布布艺，沙发边上一张圆几，几枝蝴蝶兰开得绚烂。室内的装潢，前门的远山，后门的邻家，都给予我深入内心的抚慰。

茶客离去，主人过来闲聊，得知其是山西大同人。她的爱人是莱州的后生，老家就在东面的山里，曾就职于北京某设计院。结婚后，特别是有了孩子后，夫妻俩便时常回到这里。爱人四处跑乡村设计，她打理这间茶室。主人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：一边是国际化大都市，一边是乡间的小山村，他们怎么会想到要回来？

您知道吗？在我爱人的老家那边，夜晚有萤火虫飞来飞去。爱人告诉我，双手相拍，掌声可以呼唤萤火虫。我试过后，真的看到那些夜晚的精灵纷纷围着我飞来飞去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问过我爱人，他也解释不清楚。萤火虫如天幕上的星光，给我极深的印象。这个经历，使我的审美产生了改变。属于自然的万物，在自然状态下生发出来的美，深深吸引了我。

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想让她远离那些电子产品，多接触大自然，了解大自然，就和爱人回到了老家。

回爱人老家，算不算夫妻唱随？也算，也不算。关键是我们理念

在后河

提云舒

相通：在原生态的环境里，追寻慢的生活方式。

话语间，主人起身泡了一杯陈皮水给我。抿一小口回味，应是有些年头的陈皮了。舌尖上有清新的气息，久久回味后也有微许的涩香。

阳光温润，茶香温软，我们就这么不疾不徐地聊着，时间在我们身边缓缓流淌而过。

建茶室，最初的想法是把孩子引向田野，多感受四季变化，也感受世界的多面性。之所以选择后河，是被这里的环境吸引。流水，山野，一草一木，淳朴的人们，无一不好。

我有疑问：远离城市，在乡野间的茶室，客流量如何？

目前还不错，有固定的客人，大多是互相招呼着来的。熟客多在25岁到35岁之间。他们总是鼓励我，希望我把店一直开下去。我觉得，他们是希望我在这里守住一些他们记忆里的东西。当然，就像刚才您说的，您记忆里的乡村与我们记忆里的乡村是不一样的，两代人的认知还是有区别。

我没有应声，心中却泛起涟漪。的确，在后河，我一路所见那些胡同、人家、古槐、老杏花树等，和我记忆里的乡村风物虽然相似，气质却有所不同。但这不同只是村庄的表象。我来此处所追寻的，更多的是村庄的内在。正如我喜欢行走在后河村的那些胡同，是想寻得独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，获得内心的安宁。这份归乡般的安宁，无论在记忆里的乡村还是在今天的后河，都没有区别。

这或许也是那些年轻客人频繁来这里的原因吧。而我，也定会与后河再相见。

古城菌飘香

茶慧娟

菌子是大山对巍山古城的美丽馈赠。

云南大理的巍山古城，群山环抱，山上出产各种各样的野生菌。每年夏天，菌子都会被采菌人带进古城，让整个古城都氤氲着醉人的菌香。

今年的雨季来得有些早。几阵透雨过后，山上的菌子就迫不及待地破土而出。乡亲们上山采菌，很快，青头菌、见手青、鸡油菌等各种菌子便在各地的菜市场 and 菌子集市现身。它们形态各异、色彩多样，或者堆放在篮子里，或者随意堆在碧绿的叶子上，散发出混着泥土味的特殊清香。

古城的居民极为青睐菌子。在出菌季节，他们每天都喜欢到菌子市场转上一圈，挑几瓶自己喜欢吃的，回家洗净，用肉翻炒，放上青辣椒、蒜瓣，鲜香可口。除了炒食新鲜的菌子，大家还爱着花样地烹饪它们，或蒸，或煮，或用油炸。

蒸菌子，蒸的大多是鸡枞，尤其是黑鸡枞。鸡枞味美，黑鸡枞味道更是香过鸡肉，堪称一绝。蒸鸡枞无需放太多佐料，只要把鸡枞洗净扯成丝，放一勺油，搁点草果面，再放几瓣蒜即可。蒸熟的鸡枞味道甜、香、鲜，汤汁浓郁。油炸菌子，用的大多也是鸡枞。古城里的很多人家在菌子上市的时候都要炸上几瓶油菌子，留一些自己吃，还会寄给在外地的亲友。现在古城通了动车，交通更为便捷，人与人之间的传递感情变得方便了，菌子的香味也飘得更远了。

我也喜食菌子。如果在出菌季

不吃上几顿，就觉得仿佛辜负了大山的盛情。我从小在江边长大，对菌子缺乏了解，所以对那些来自大山的宝贝充满了好奇，每每去逛菌子集市，都少不了向乡亲们询问菌子的特性和食用方法。集市到了晚上依旧热闹。有些采菌的老乡上山晚了，进城售卖时已近黄昏，菌子到了晚上价格也会便宜一些。买回去的菌子当晚就要洗净、炸好，隔夜就不新鲜了。野生菌清洗起来比较麻烦，炸菌又要花好几个小时，这就不得不熬夜苦战，大家却乐此不疲。

一次，我和家人吃完晚饭到菌子市场闲逛，看到一位老者在卖黑鸡枞。那些鸡枞都是新采，且没有完全绽开，品相很不错。我们买回家去，忙活了几个小时才把鸡枞清洗干净，并炸成油鸡枞。虽过了12点才上床休息，但想到那一锅让人垂涎欲滴的油鸡枞，就感到很值得。第二天，我们把香气四溢的油鸡枞装瓶寄给在昆明的女儿，她收到后很是开心。剩下的油鸡枞，吃面条时放一些，整碗面条的味道都为之升华。吃饭时挑一碟佐味，也是唇齿留香。

除了日常吃法，古城的人们还热衷于吃野生菌火锅。有的自己在家煮，也很简单，炖一锅鸡汤，买几样野生菌，再准备一些肉类，炖在一起煮，再佐以调料，就是一锅鲜香美味的家庭火锅。有的则喜欢约上亲戚、朋友在外面吃。在出菌季，很多饭店、酒店都会推出特色野生菌火锅，家家都是顾客盈门。那时节，古城的大街小巷里飘荡的浓郁菌香让路人陶醉，也让古城里的人们多了一份满足、一种幸福。



▲中国画《茨菇小虾》，作者齐白石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风过曾家山

颜庆

曾家山，位于四川广元、大巴山脉南麓。连绵群山如一道坚固屏障，按常理讲，曾家山就像偎依在温暖的怀抱里，应是密不透风的。然而，南下的嘉陵江偏偏打破了这个格局，给南来北往的风留出了风道。于是，夏季吹来了凉爽宜人的清风，冬季则是裹挟着雪花的寒风。正因如此，广元在四川有“风口”之称，曾家山的风自然也就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个性。

我在夏秋交替之际来到曾家山，汽车在绿树葱茏的山间盘旋穿行，车内开着空调，车窗外是明晃晃的太阳。只不过这阳光并不泼辣，仿佛浸染着漫山遍野的绿意。跃上开阔地带，摞下车窗把手伸出去，我们忍不住惊叫起来：“好凉快！”再细看，沿途的车辆都把窗打开了，一双双手伸出车窗摇啊摇，好似和曾家山的风热情地打着招呼。

曾家山并不是一座孤立的山，周边是群山奔腾。远处的山脊上，有风力发电装置，巨大的叶片随风转动，仿佛是在和曾家山的风共舞。公路在田野里逶迤前行，很快又转过了一个山包延伸

暖心的麦子饭

崔沁峰

麦子饭，饭如其名，主料为临潭本地的麦仁，配料有青稞仁、燕麦仁、肉粒，佐料有食盐、味精、花椒、胡椒，再配以一锅老汤。名曰饭，实则是粥，要经过数个小时的熬制。据县里一位作家讲，好吃的麦子饭要经过一夜文火煮熬，边煮还要边搅拌，直至肉、麦交融成乳糜状。待到清晨揭锅，异香扑鼻，可以驱寒暖胃。想必那次为我“救急”的麦子饭，即便不是熬制一夜，也是凌晨三四点就开始熬制的，我不禁为主办方的心意所感动。记得喝下麦子饭时，有一种略微呛喉的感觉，大概就是花椒和胡椒的作用。再嚼到几颗香喷喷的肉粒，更是一份意外惊喜。中医认为，“麦仁补心”。这麦子饭对我来说，确实是暖胃又暖心。

麦子饭来源于百姓家常、艰苦岁月。相传过去在其他地方喝“腊八粥”的时节，临潭气候苦寒、物产有限，凑不齐复杂的配料。人们只能就地取材，熬一锅麦子饭，这样既果了腹，又过了节，从而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特殊记忆。随着生活条件变好，人们在这锅粥里不断添置食材。麦子饭是与人们抵御寒冷、艰苦奋斗的历史相伴而生的。

如此看来，地方美食里也蕴含着历史文化基因。我还得知，“临潭麦子饭制作技艺”被列入了甘南的州级非遗，足见其在当地人心中非同一般的地位。如今，外地来客也可以方便地享受到这道本土风味。一次和同事到一家农家乐吃饭，看到菜单上赫然就有麦子饭。我一下两眼冒光，满口生津，点了一碗，几口就囫圇下肚。碗底还剩了几粒麦仁，细细咀嚼，齿齿留香。

临潭古称“洮州”，自明代在此屯垦戍边以来，多民族文化在这里逐步交融。后来，我陆续遇到更多洮州佳味：糌粑、炸油香、麦索、甜醅子、酿皮子……这些美味最初都来自各个民族，在漫长的时光中逐步发展成为当地人民爱吃的地方美味。如今我回到了北京，但仍难以忘却那顿治愈“高反”的麦子饭。那是一碗暖胃又暖心的麦子饭，但暖心的又何尝不是人呢？



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腊月，冷峻异常。虽不似北方那样冷风呼啸，但总有看不见的寒气浸肌透骨。我从平原上的北京来到高原小城临潭挂职帮扶，海拔和气候的不适是横在我面前的坎。

刚吃完早饭后便接到通知，要去陪同参观一处温室蔬菜项目。汽车出城后一路爬坡，弯弯曲绕，我不由有些晕车。抵达目的地后不不适感也没有消退。我尽量保持常态，身边的同事倒是细心：“你不舒服吗，是不是‘高反’了？这里海拔有2900多米！”这时，有位同事递给我一份用餐盒打包的粥。同事说，本地人叫它麦子饭。高原氧气稀薄，人容易饿，这是当地准备的，以防有人低血糖。一入口，只觉这粥咸淡合适，里面的颗粒还很有嚼头。我原本发沉的身体一下子恢复了不少，又赶紧跟上了参观的队伍。

此后的日子，我时常想念这碗麦子饭。与临潭的朋友提起，才知道这不是简单的一碗粥。在临潭，这麦子饭算得上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地方美味。当地每有大型活动，尤其天寒地冻时，主办方总会备一些麦子饭，已经是老传统了，甚至有人说越是活动上的大锅麦子饭越香。备上麦子饭，显得主人周到、贴心，甚至算是一种低调的隆重。